

心海涟漪

海门之春

□木南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当春日暖阳肆意地铺洒下来，千万根触角任性地在每一扇打开的窗口，空气中逐渐弥漫芳香的气息时，小城海门便走进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春天。

春天的海门是那么的鲜活明媚。阳光变得灿烂了，湛蓝的天空广阔而深邃，仅有几缕薄如蝉翼的云彩，像个妩媚多情的少女，深情款款地依偎在蓝天的怀抱里。和煦的春风悄无声息地潜入万物的心间，沉睡已久的大地也苏醒了过来，把冬眠的孩子一个个都送出了怀抱。小径荷塘已被青青的草木掩映着，而那些葱绿的荷叶，彼此间紧紧依偎在一起，像一个个披着轻纱在水中沐浴的仙女，含笑伫立，娇羞欲语。在微风轻抚下，一池春水扯出了层层褶皱，泛起片片微澜，低吟浅唱着奔向了它们的诗和远方。湿润的空气里裹挟着鲜活植物中蒸腾出来的芬芳。树木的叶子、庭院、路边的小草、就连墙基的苔藓都迫不及待地泛绿了；阡陌纵横的农田里不断地迸发出蓬勃生机，庄稼尽情地伸展开腰身，在春风中摇曳着身姿争先恐后地疯长起来；地平线的四边也都是绿的，绿得那么新鲜；伶俐可爱的鸟儿们如跳荡起伏的音符在枝叶间跳过来、滑过去，用它那圆润、动人心弦的鸣啼欢快地唱响了春天的主旋律，时而一点点，时而一串串，玲珑剔透，悦耳动听，生机勃勃的景象为小城春天的诗篇渐渐铺开了一幅最美的画卷。

春天的海门又是那么的缠绵。“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海门是一座南方的滨江临海城市，她的春天，总是充满了淅淅沥沥的雨声，那些如烟似雾的霏霏细雨是小城的标配，也是小城的动人情丝。“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些动人的诗句勾勒出的细雨蒙蒙中的小城风韵让人情动于衷和柔情似水起来。细雨飘飘扬扬地洒向小城的每一个角落，田间地头的沟沟渠渠顿

时有了潺潺的流水，而条条河流也变得丰沛而充盈起来。小城南边烟雨中的长江更是别有一番风味，极目远眺，整个江面笼罩在雨雾之中，密密的斜织着的春雨，在江面上织出一道巨大的帷幕，把长江和天空联结在了一起。江面上往来穿梭的船只打破了江面的宁静，它们拖着两条白亮的水波，依然乘风破浪。在春雨的催生下，一根根、一片片青翠欲滴的芦苇逐渐布满江边的角角落落。微风吹过，时不时野鸡、野鸭倏然斜穿出来，一飞而起，稍纵即逝。一场又一场张弛有度、舒缓有序的春雨，把小城孕育得愈发完美，也让人们懂得了热爱和珍惜。多年前我还在海门工作时就常常被窗外连绵春雨吸引，伴着清晰的雨声捧书阅读，偶尔抬头张望那一片雨帘，只见那雨时而直线滑落，时而随风飘洒，留下如烟、如雾、如纱、如丝的情影，或轻拍着刚绽开着的嫩叶，或轻抚着地上那些杂色斑驳却又不知名的野花，飞溅的雨花仿佛是琴弦上跳动的音符，奏着优美的旋律。

海门的春天也是五彩缤纷的。“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不惧霜雪的迎春花像是一只只黄色的小蝴蝶，展翅欲飞，随风起舞，不经意间掀开了春天的扉页，精彩绚丽的小城春天便开始演绎她的全部情节。如雪的樱花也不甘示弱，争奇斗艳，纷纷露出了甜蜜笑颜，可谓“层层围珠玑，团团锦绣簇”。田野里的油菜花占据了大幅版面，不经意间斑斓的梦想已然呈现在人们眼前，一片片翠绿托起了明黄的地毯；一阵阵轻风吹皱了万顷花海，泼洒的色彩一波波地涌动、摇曳，恣意而欢畅的油菜花蜂拥而至，挤满了路的两边；不甘寂寞的蝴蝶在花海中嬉戏着，勤劳的蜜蜂也在其间嘤嘤歌唱着，它们情不自禁地靠近那些花儿，与之相拥、亲吻、共舞、沉醉。果园里的一树树杏花、桃花，也是开得得意忘形，娇嫩的花儿，如纱般轻柔，如玲珑剔透，亲亲

热热地簇拥在一起轻歌曼舞，抒写着心中的缱绻深情，在春风中它们把片片花瓣撒向大地，绘成了一幅幅美丽清新的田园油画。连街上的行人也按捺不住春的诱惑，匆匆脱下厚重的冬装，换上了轻巧亮丽的春装。那些闲赋的老人、孩子，在公园里、体育场上，放飞着五彩斑斓的风筝，好一个万紫千红的世界。

海门的春天还是忙碌的。她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温馨季节，也是一个催人奋进的季节，人们又将开始新一轮的播种与憧憬。在春风吹拂、春雨滋润下，春管、春耕、春种都进入了好时机。“春争日夏争时”，农人们只争朝夕地忙碌起来了，纷纷踏入了生机盎然的田野，开始了新一轮的勾画、布局，他们有的在平整冬翻的田地，有的给茁壮成长的麦苗追肥，有的在清沟沥水做好田间管理。正如唐代诗人韦应物《观田家》描写的：“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丁壮俱在野，场圃亦就理。”小城的企业早已吹响了开工“集结号”，车间里都是一派红红火火的生产场面，工人们以饱满的热情和干劲认真地工作着，一件件产品在他们手中渐渐成型。一个个重点工程建设也是热火朝天，建筑工人们挥汗如雨，不辞辛劳地在奔忙着，车辆来回穿梭，机械紧张作业，施工现场一片繁忙有序的景象。辛劳的人们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幸福，也把小城打造成了一个欣欣向荣、宜居宜业的幸福之城。

海门的春天总是在经历了夏之繁盛、秋之斑斓、冬之纯净，跨越了季节的千山万水后，又悄然出现在小城的大街小巷、村村落落，它好似一幅多姿多彩的水墨画，淋漓尽致地泼洒着春天的清新和美好，草长莺飞，丝丝拂堤，润物如酥，粉红似雨，一切都是那么的诗意、那么的美好，我们唯有用心去感悟那场春色的洗礼，去捡拾春天的惬意与祥和，尽情享受生命赋予的自由和快乐……

海门的春天，我早已深深地爱上了你。

美哉海门

□羽白

海门的四季是美丽的，海门的春天尤为缤纷灿烂。

海门的春天是多雨的。苏轼《南歌子·感旧》曰：“春雨消残冻，温风到冷灰。”北宋刘放《雨后池上》则提到：“东风忽起垂杨舞，更作荷心万点声。”春雨融化了冰冻，暖风吹走了冷灰。雨后，柳条上的雨水，落在荷叶上，发出声响，如一首春之乐曲。当然春天多雨其实也是正常，所谓：“沾衣欲湿杏花雨，缠绵绵，淅淅沥沥的雨是春天的特色，海门也不例外。

海门的春天是美丽的。3月，春雨一下，小草露出了脑袋，日新河边的柳树微微吐绿，仿佛美女穿着绿色轻纱，身段曼妙。越秀路上，春花烂漫，一路走过去，心情也跟着好起来。洱海路上的玉兰开得很美。有纯白的，看上去特别圣洁，有紫白两色的，则显得雅洁可喜。更多的花瓣主要呈白色，花瓣底部则晕染着紫色，有的花里面是白色，外面是紫色，仔细看一株树上开得还不一样。但都开得

很茂盛，挤挤挨挨，有的全开了，有的开了一大半，为数不多的还只是个花骨朵。一树繁花，真的呈现出最美的样子，仿佛充满万千风情的倩女摇曳生姿。小区里的白色樱花绽放得正盛，洁白如玉，美得扣人心弦，感觉也不用特意跑去无锡赏樱，海门也有很好的樱花。

到了4月，长江路上的晚樱也很漂亮。花朵特别大，都是粉色的，而且热热闹闹挤满了枝头，让人想起“红杏枝头春意闹”这句诗，只不过这是晚樱。春雨过后，樱花瓣落满地，又不由想起《红楼梦》中的《葬花吟》里的句子：“花谢花飞飞满天”，略带伤感。江海路上花箱里种植的海棠花、凤仙花美丽而不俗气。东洲公园内杨柳依依，百花齐放，吸引了不少锻炼的人们。城区里的花争奇斗艳，农村里的花也不甘示弱。最多的当然是油菜花，其实也是蛮朴素的花，但大片大片的黄色花朵盛开着，也就显得十分鲜艳夺目。油菜花还很实用，预示着丰收的希望。

海门的春天是美味的。最鲜的是草头，海门话叫草头，普通话叫苜蓿。有的人喜欢在草头里面加白酒，我则是喜欢吃草头汤，就草头加个鸡蛋做菜汤，那鲜味吃过都忘不了。还有麦蚕也是相对冷门一点的春日美食，这也是沙地人的传统小吃。我很喜欢吃。青绿色的麦蚕，加一点糖炒炒，真的特别好吃。

笋也是春天海门人桌上的常见菜。螺蛳也是很鲜美的，用牙签挑出肉，尽管一个螺蛳就那么一点点肉，但因为实在是太美味了，你会不厌其烦地一个个吃，螺蛳单独炒也好吃，搭配韭菜也很常见，爱喝酒的人还会把它当成下酒菜。海门人春日的餐桌上也不能少了蚕豆。小时候去乡下，感觉蚕豆花开得像眼睛一样，还会去找蚕豆耳朵。蚕豆绿油油的，很鲜嫩，单独清炒也好吃，有时候会搭配蒜苗一起炒。吃蚕豆我喜欢吐壳吃，但很多人连壳一起吃。

美在海门之春，美哉海门之春！

下之琳诗刊

咏·油菜花

□高山之树

你是金黄色的一片、一片片……
只有金黄色，
这金黄色是金子发出的光芒，
从上到下，
层层叠叠，
密密麻麻。

你不比三月桃花红，
你不比四月百花丽，
可你比它们实在！
谁也比不上你的果子香美！
你没有谄媚之态，
你没有哗众取宠，
你只是认真地孕育果子，

献给世界醇香的油。
你的每一朵花儿，
为果子盛开，
你的每一个果子，
都是由你开始，
你从来没有华而不实。

你是金黄色的一片、一片片……
你是我的四月天，
我在你的海洋里看到了，
我的外婆、
我的多少乡亲……
你是我回家的路标！

耄耋之年上崇明

□王剑飞



父亲曾在永隆沙筑堤围垦5个多月，一直想去当年的芦苇荡看看。老母亲80出头，因身体原因且晕车怕乘车，多年不敢出远门。经父亲三番五次地劝说后，母亲终于答应跟我们一块上崇明岛。

在阳光明媚的春光里，我早上7点钟就从海门城区开车出发来到了乡下，不到8点就住崇明岛进发。前一天母亲还特意去染了头发。临出发上车前，父母亲换了一身崭新的衣服。母亲说他要做副驾驶员，前排视野开阔，晕车时感觉好受些。

从农村小路上上了336绕城线，在十字路口等绿灯时，母亲从包里取出一只红色塑料袋，右手紧抓着。母亲觉察到了我好奇的眼神，就解释着，路上晕车要反胃，塑料袋时时刻刻带着，就不会弄脏我的车。于是我开得很慢，也从不急刹车。一个多小时后，汽车向南穿过两侧都是樟树和水杉树的玲珑湖路后，江声滔滔，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

在天然氧吧式的临水汽渡口，我与父母上了摆渡船，浪花和汽笛声伴随着我们向花香海永靠拢。此时，母亲讲起在我童年时，她用自行车带我乘青龙港看江看轮船的往事，我从那时起就立志当海军，最后我成了崇明岛万吨大舰的指挥官。微微江风中，我搀扶着母亲下车到渡船舷边，向北眺望壮丽的长江和美丽的海门，我无意中发现她手中还是拿着那个红色塑料袋，或许是母亲怕晕船，仍然备着袋子。

过了临水汽渡，第一站我们来到了海永镇。崇明岛上这块海门热土，如今“近看是花海，远看是森林”，昔日荒芜的芦苇荡变成了肥沃的良田，海永成了生态景观示范区和休闲度假体验区。87岁的老父亲非要让我带他到防岸堤上看看。上世纪70年代他在永隆沙筑堤和修建防岸堤近半年，主要对永隆沙的南沿、北沿、西端以及海永沙实施二期围垦。父亲说当时涨起来的永隆沙都是芦苇荡，白天挖泥做岸，晚上睡在茅草房，吃的是本地自产的洋扁豆、土豆、白菜和烧饼，偶然能在江边抓到螃蟹和鲈鱼，那是难得的加餐了。

岁月在岸防堤上剥落，留在父亲记忆里的的美好被时间一点一滴地挖掘出来，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父亲在江沙背上种植芦苇、在江堤上垒石头的情景。眼前，长江水拂过江堤，一块块被时光磨平了的大石头，仍然整整齐齐守护着海永镇的北岸。带着花草的香气，我们穿过那混合着泥土气息的江堤树林，一群麻雀从湛蓝的天空

飞来，落在充满生机和富庶田野上，顿感脚下这块神奇的土地就是海门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岁月静好，时光易老，长沟流月去无声，父亲对这块江中热土的挚爱永存。

第二站来到了崇明城区的南门医院，三娘姨今年84岁，60多年前远嫁崇明，身体一直欠佳，近20年没下过崇明岛。老姐妹俩多年不见，在病房里再相逢，相互抚摸着脸，手拉着手不肯放下。

隔壁床位的病友跟我说：“你娘姨身体虚弱，这几天一直精神恍惚，听说娘家人要来，今天一大早精神头就很足。”病房中，姐妹俩有着滔滔不绝的话语，边叙旧边互相鼓励，共度时艰。隔江而来的姐妹情，使三娘姨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种割不断的亲情，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与希望！周围的亲戚和同房的病友都热泪盈眶，不知不觉，我的眼眶也湿润了。

第三站是老仇家。当年围垦场里没有电视，交通又不便。太阳落山后，茅草房里，大家你看看我，我瞧瞧你，非常寂寞。父亲是个文艺青年，曾经在崇明文化馆工作过，阅读了不少书，他就主动站出来，义务给大家讲故事。后来，每到夜幕降临，当地四邻八舍的农民都搬来小板凳，大家坐得整整齐齐来听故事。老仇当年是小仇，听故事他是最积极的一个，至今他还记得父亲在芦苇荡茅草饭堂里讲的《杨家将》《岳飞传》和《青春之歌》等精彩片段。老仇说：“当时围垦和筑岸一天劳作后全身是汗迹，到了晚上不但累，而且洗澡成了难题，但只要听到父亲那生动的故事，浑身又充满了干劲。”

老仇是海门悦来人，因支援围垦认识崇明姑娘翠珍后，在庙镇结婚成家，现在居住在庙镇西侧的米洪村。父亲几十年后，重返故地，见到了那个年代听他讲故事的人，激动万分。汽渡每天傍晚6点半下班停运，两对老夫妻之间说不完的话题，不知不觉，太阳快西下。老仇一定要留我们吃晚饭，说要么在他家住一晚，要么晚饭后从启东绕道回海门。他亲自动手下厨，盐汁螃蟹、清蒸鲈鱼、洋扁豆炒咸瓜、土豆烧白菜等农家菜和高粱烧饼很快上了桌。晚餐时，老仇和父亲回味着当年围垦上的点点滴滴，几杯崇明老米酒下肚后，越来越投缘。农家餐桌前，父亲曾经的风华正茂虽已不再，我却依然感受到他难以忘怀的农村人围垦时的那份坚韧。

晚上7点半，老仇夫妇挥动的双手消失在后视镜中，汽车在宽敞清新的陈海公路上向东行驶。当年部队转业前，我在海军崇明岛舰上工作了3个整年，今天带着双亲重游崇明，心中有无限的感慨。返家的路上，我仍然放慢车速，车内父母聊着崇明与海永的笑声和回忆不断。

门前靓车不算富，家有父母才是福。家离我越来越远。车过崇启跨海大桥时，两侧桥灯很亮，我发现副驾驶座位上的母亲洋溢着幸福的笑脸，她手中紧抓的那只红色塑料袋不见了。

通讯员 顾芸 瑄 摄